

青春翔安
勇立潮头庆祝翔安区建区
20周年征文选登翔安区委宣传部
共青团翔安区委员会
翔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厦门日报社

征文邮箱:zfk@xmrb.com

澳头的“三级跳”

●黄药师

澳头原只是翔安新店的一个小渔村,如今是金海街道最南端的滨海社区。它隔海与厦门、金门两岛相望,是闽南知名的古渡口,海浪把这里的故事拍打得格外引人注目。

漫步在澳头,村里很多地方依旧保持着渔村的宁静与美好,房屋错落有致,湖水碧波荡漾。红砖老厝间,绿树掩映下,美术馆、博物馆、村史馆……一系列文博场所沿着海岸线星罗棋布,经过多年的精心打造,这里已走出了一条文化引领转型发展的特色之路,既是欣赏海派古厝、品尝鲜美海味的好去处,也是文艺创作、展示与交流的大平台。

外人只知澳头如今出名了、热闹了、有玩头了,不会去想多年前它虽然历史悠久却寂寂无闻。短短十余年,澳头看似风云变幻,实则有迹可循。作为其中的亲历者,我目睹了它的华丽转身。我手头保留着澳头创建厦门市乡村旅游特色村、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三份文档,它们共同见证了澳头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蜕变为艺术氛围浓厚的国际文旅艺术片区的“三级起跳”全过程,更清晰展示了它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创意与创新。

时间拉回到2006年,因为海域退养面临的转产就业问题,澳头村民靠海吃海,通过成立海味联合会,在村里搞起了海鲜特色餐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岛内及周边的老饕前来寻味觅食,“大厝宅里吃海鲜”撑起了澳头最初的旅游招牌。

2014年以怀远湖治理为起点,澳头开始着手发掘文化古建,引导创意改造。民兵哨所改造成海防文化馆,蒋氏小宗巧变澳头村史馆、苏氏小宗化身澳头水文化馆、沙塘尾34号古厝设立闽侨文史馆……通过将一大批古厝民宅变身艺术乡舍,实现了闽南侨乡在地文化和现代生活美学的相辅相成。

2016年《澳头片区文旅产业入驻机构改造装修、租金补助实施暂行办法》应运而生,澳头依此引进了15家文化企业,打造了超旷美术馆、北欧艺术馆等13个艺术空间,同时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产业,引进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了澳海一号、雨巷、花园等9家民宿,实现了生态资源与中西方艺术主题乡村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澳头在翔安乃至在厦门,都可谓“美食+美术”的样板、“科技+艺术”的标杆、“海洋+文旅”的示范,它像一个激情燃烧的弄潮儿,意气风发地立于潮头。

公元1821年澳头村民驾驶的帆船经厦门港直达新加坡,成为我国第一艘直通新加坡的货船和新加坡开埠的第一条商船,成就它的历史高光时刻。如今的澳头牢牢踩在当年扬帆的古渡口,迎着新区发展的强劲东风奋力“三级跳”,跳出了属于翔安独有的广度和高度,它的成功既是翔安以文旅为引领再立潮头的现实缩影,也昭示着翔安全区勇毅前行的未来可期。

征文启事

今年是翔安建区20周年,翔安区委宣传部、共青团翔安区委员会、翔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携手厦门日报社推出“青春翔安 勇立潮头”主题征文,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佳作。

●征集时间:
2023年7月13日至2023年9月30日

●征文内容:
围绕主题,以下几方面内容可供参考:1.讲述在翔安创新创业、奋斗拼搏、成长成才的故事;2.见证翔安建区20年来的发展变化;3.记录翔安这片热土上的奋斗足迹及展现的青春朝气;4.为翔安未来发展建言献策,一起更好地迎向未来等。

●征文要求:
紧扣主题,弘扬主旋律。题目可自拟,要求内容真实,情感真挚,语言生动。以记叙文、议论文为主,字数在800至1000字左右。作品须是署名作者原创首发,严禁抄袭、剽窃,文责自负。

●征文邮箱:
征文作品请发送到邮箱zfk@xmrb.com,注明“翔安征文”字样,并留下真实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励1000元/人;二等奖4名,奖励500元/人;三等奖6名,奖励300元/人;优秀奖10名,奖励200元/人。以上奖金均含税,同时颁发获奖证书。

老照片

●季守成

这张班集体照(如图),是1970年秋在东海舰队江山训练团集训时拍的,照片中前排左三是班长王静明,左二是我,我们俩穿着褪色的军装,特别显眼。对我而言,这张老照片背后有一段难忘的记忆。

当时,在江山训练团参训的约有400人,绝大部分是12所国防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其中我们一批60多名来自哈军工的毕业生都是参军后又集体脱军装的,我们建议免去入伍训练这一环节,直接分配到部队去,但建议未被采纳,我们统一按新兵入伍接受训练。我想不通,觉得这是“炒冷饭”,所以投入新兵训练很被动。

思想有问题就会反映在行动上。5年前我考入哈军工时,同时也成为一名军人,曾领到一套海军夏装,穿旧了,还褪了色。我把新军装藏起来,穿着旧军装参加训练,我的心里是有点“想法”的——“以低调的方式进行炫耀”,无声地展示“我是一名老兵”,心里还特别得意。然而,一次紧急集合就把把这种“美妙”的感觉冲得一干二净。

一天清晨,响起了紧急集合令,我抓瞎了,当周围的战友陆续离开时,我的背包还没有打好,再有迟疑就会掉队,我来不及多想,扎上腰带,背上挎包,右手抓起步枪,左腋下夹着叠好的被子,奔向集合地点。连长整队后立即下令跑步,半小时后,回到原地点名。连长说:“互相检查装备,没有做好的要在班务会上做检讨!”如此严肃的场面,众目睽睽之下,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恨不得钻入地下。指导员走到我跟前,语调坚定且严肃地对我说:“这样能上战场吗?”晨曦中,我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实在是太丢人了,自

穿着褪色军装训练



以为我是老兵的我,如泄了气的皮球。我在班务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剖析根源,触及灵魂,吸取教训。此时,我才重新认识到“满招损,谦受益”的深刻意义。

从此,我踏踏实实地回到了新兵状态,从立正、稍息、起步走等基本动作做起,一丝

不苟地训练,公差、勤务抢着干,挖煤、搬运战备物资冲在前。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福建前线部队。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我吸取穿褪色军装训练的教训,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走好人生每一步。

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活动主办 集美区委宣传部 集美区宣传事务中心 厦门日报社 投稿邮箱:csfk@xmrb.com

守护

●三点水

连日阴雨,下午雨势渐小,我兴冲冲地捧着书出了门,直奔鳌园。书上说,在集美鳌园,至今收藏着一纸布告。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十五师司令部、政治部关于保护集美学村的布告。

1949年9月20日,解放集美的战争正式打响。心系集美学村的周恩来同志,下达了“集美学村系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我军在解放集美时,要尽力妥善保护,严防破坏,宁可多流血,也要避免使用火炮”的指示。22日,解放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向盘踞在集美学村的敌军发起进攻,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周恩来同志指示和保护学村的命令,全部使用轻型武器。经过激烈战斗,集美最终解放,学村“安然无恙”。战斗中,二五三团伤亡两百余人,其中八十一人长眠于集美。集美也成为解放厦门一役中“最小心的战斗”。感念于此,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先生决定在鳌园兴建集美解放纪念碑,而他自己也长眠于此。

看到这,我不禁眼眶湿润。这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是陈嘉庚先生与周恩来总理两位伟人的隔空对话,更是学村精神与爱国情怀的水乳交融。我迫不及待地去看一看那一纸布告,可冒雨撑伞在鳌园里往返了几趟,我却没找到它。也许,布告珍藏在户外展出,也许是我没找对地方,但目之所及的学村美景和高耸巍峨的集美解放纪念碑却不向我诉说着这段感人至深的历史。

虽然寻布告不大,但既然来了鳌园,我干脆细细欣赏起园里大大小小的数百幅石雕。石雕内容囊括古今中外,或是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是

人文花草、产业百科,甚至不乏世界地图,嘉庚先生“寓教于游、寓教于乐”的理念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真不愧如郭沫若所言“鳌园博物大观百闻不如一见,鹭江集美中学万人共仰千秋”。石雕前,我仿佛看到了嘉庚先生倾其所有、倾其所知,不遗余力传授、教导的身影。

不知不觉间,天已放晴,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石雕上,洒在海面上,洒在不远处南薰楼的重檐歇山顶上。原本寂寥的鳌园涌进不少研学团队和游客。年幼的孩子趴在父亲的肩头好奇张望,两鬓斑白的老人拄着拐杖瞻仰集美解放纪念碑,研学的孩子聚精会神地听着嘉庚故事,不时在笔记上写着什么。我想,嘉庚先生如果天上有时,见此情景,应该也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吧。

离开鳌园,漫步在静谧的学村,突然想起今年正是集美学村命名100周年。百年学村,就这样静静地卧在浔江之畔,绿树成荫,校舍如画,碧海与蓝天一色,龙舟和晚霞辉映。石板路上走过一代又一代学子,琅琅书声正是学村最好的注脚,而“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校训更已深深刻入学村的基因,融入学村人的骨血。

再回首鳌园,回首战火纷飞的那段岁月,我突然理解了“守护”的意义。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守护百年学村的,是陈嘉庚先生的拳拳爱国情;守护百年学村的,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良苦用心;守护百年学村的,是万千革命烈士的碧血丹心;守护百年学村的,是万千建设者、教育者的前赴后继。守护百年学村,是我辈之荣耀,更是我辈之职责!

带爸妈游厦门

这里的老人和小孩都爱运动。“夕阳下山了,城市华灯初上,放眼望去,整个城市如同发光的宝石。妈妈拉着爸爸说:“女儿,快给我俩拍些照片,把这么美丽的夜景都拍进去。”妈妈还要爸爸拿出手机给她拍单人照。我很惊讶,七十岁的爸爸还学会用手机拍照片和视频了。我站在他们身后,抓拍了很多镜头。我给妈妈看相机里的照片,她赞不绝口:“这张好看,这张也好,我要洗出来。”爸爸是个寡言又严谨的人,在妈妈的感染下,也乐呵呵地拍着照。在园山桥巨大的旋转步道上,爸爸边给妈妈拍散步的视频,一边开心地边说:“这回可是比上次去香港、澳门游玩还开心,可以这样慢悠悠地走走看看。”

周一,我带他们去厦门博物馆参观,到了门口才发现周一是闭馆日。妈妈没有气恼,依然好心情,对我说:“下次可以来,博

物馆不会跑掉。”于是,我们拐到附近的图书馆去,进了偌大的图书馆,爸爸拿出老花镜,细细查看书架上有什么书,他是爱书之人。妈妈不大识字,却也不无聊,随着爸爸左看看右看看。回家路上,妈妈又开始赞叹:“厦门的图书馆真的好大啊,里面那么多书,孩子们有看不完的书。我们老家县城也应该建个大图书馆,这样孩子们暑假就有地方去了。”

我又带爸妈去海边。妈妈光着脚,去踩浪花,在海浪里欢快地跳着,我抓拍到她如少女般的笑容。爸爸也跟着走了脚沾在浪花里,于是我又抓到他们在夕阳下携手看海的背影。

我坐在温暖的沙滩上想,妈妈真是一个旅途好伴侣,永远那么好,永远赞不绝口。这大概是书生气的爸爸爱她的原因吧。

体验吐鲁番的热

直以来,我听到人们喊“热死了”,大多是温度快到40摄氏度,没想到,在一些人们的眼里,这是“凉快”的温度。随后,我遇到的每一个吐鲁番人,都和我讲:“你来得正好,这几天很凉快!”而我,走在大街上,只觉得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被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热”所洗礼。

当我走在交河古城遗址,更是感觉热得无遮无拦,这里寸草不生,唯有炙热的太阳照耀一切。体验过交河古城的热,我对火焰山已望而却步,也罢,反正铁扇公主芭蕉扇的威力我已领教过了,我只想找些凉快的。果然,葡萄沟是吐鲁番的“清凉王国”,乘车驶入景区,很快就有凉风吹来。走在近千米的葡萄长廊,如入仙境,碧绿的葡萄藤蔓遮蔽了日头,晶莹的葡萄缀满葡萄架,虽吃不到,“望葡萄忘热”还是顺理成章的。

走读鹭岛

●汪金铭

闹市探幽魁星山

魁星山,就在我家附近的中山公园内。虽然在厦门已生活了四十多年,却一直沒有去过,其原因,应该是这地儿太不“显山露水”了。

说是山,其实就是个由数块大石头构成的小山包。它树木茂密,浓荫蔽日,隐藏在公园的背阴处,几乎不被游客所注意,就连许多“老厦门”也都不知道有这地方。那日,到公园散步,见休闲运动的人挺多,为避喧嚣,我有意绕道而行,沿着蜿蜒曲折、人迹罕至的小径,拾级而上,想到魁星山探个究竟。仅行数十步,只见奇石古木交错,茂林掩映,别有洞天;攀上山顶,有凉亭石凳,可供休憩观景;抬眼望去,四周绿峰环拱,苍翠可掬……好几个曲径通幽、驰目骋怀的所在。更令人心动的是,每行一处,摩崖题刻跃然眼前,让人禁不住驻足品读,游兴倍增,流连忘返。

因山小地窄,摩崖石刻只有十来处,多刻于清代及民国时期,这些题刻遒劲洒脱,意境悠远,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这里的摩崖石刻有个鲜明的共同点,就是所有石刻几乎都出自当年厦门的“最高行政长官”之手:曾宪德题“三巡鹭江”,他是清同治年间曾三度出任厦门巡道的官员,其字遒劲有力;周莲题“万壑云根”“石瘦松肥、云痴鹤老”,他是清光绪年间的厦门巡道,“万壑云根”也是所有题刻中字体最大的一方,飘逸洒脱,气势不凡;题写“山林逸趣”的潘骏章,题写“鸿雪”的徐兆丰,题写“峭碧”的庆蕃,题隶书“静观”的姚文俸,题写“石歌岑曲”的吴山等,皆出任过道署长官(道尹、巡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些道署衙门长官,有的留下“清誉”,有的背负“骂名”,还有的则是附庸风雅的“庸碌之辈”。

从史料价值而言,有一块字数最多的隶书石刻最引人注目。它为清同治年间兴泉永道尹潘骏章所题。题碑记述了清代兴泉永道署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军占领,至同治癸亥(1863年)始归还,其后,曾宪德重建道署,潘骏章建造休闲场所的经过,是为厦门的重要史证。

据史载,魁星山因当年有一巨石,形似魁星踢斗而得名,是清代设于厦门的“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的后花园。当年的道署官衙从雍正朝起至光绪年间,多次修葺重建,颇具规模。

从道署官衙的设置和魁星山的题刻中,我们可以知道,厦门虽开发较晚,但优势得天独厚,历史地位不低,甚至后来居上。雍正5年(1727)原在泉州的兴泉道移驻厦门,乾隆32年(1767)加兵备衙。道署衙门长官称“巡道”“道尹”或“道台”,级别较高,为从三品或正四品。可见那个时候,厦门就相当于“副省级城市”了。此为趣谈。

魁星山,一个曾经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一个与清代道署官衙相连的风水宝地,蕴藏和演绎了厦门乃至台海的历史风云。随着人们对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视,小魁星山引来越来越多人寻幽探胜,愈发显示出其不凡的历史文化价值。

食尚

●向南

种苦菜

我的老朋友在莲花五村附近开了家诊所,我和爱人偶尔不舒服就去找他。有一天,我发现他居然把诊所阳台的大部分区域改造成一小片菜地,种有丝瓜、南瓜、辣椒、茄子,而种得最多的,竟然是苦菜——城里人种土里土气的苦菜,真是一件新鲜事!

从闽北山区走出来的我,对苦菜有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读小学、中学,那时节,农村很是缺粮,怎么办呢?“低标准,瓜菜代”,即粮食不足就用瓜、菜补充。于是,背着竹篓,上山采苦菜,就成了山里孩子的重要一课。苦菜生命力强,可当粮,山民们称之为“救命菜”,它虽然有点苦,但只要用水焯一下,苦味就不太重了,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把焯过的苦菜晒干,拌在米中做成苦菜饭,味道更佳。苦菜清凉解毒,维生素含量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上苍恩赐人们的天然健康食品。山里的苦菜多,荒坡、野地、水沟旁、田埂上,处处都可以看到朴实的苦菜。

山里苦菜多,摘了很快就会长,当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种苦菜。或许,这位深谙医道的朋友,真正懂得苦菜的价值,竟然在阳台上种起苦菜来了。他见我如此喜欢苦菜,就大方地摘了不送给我,并且告诉我,苦菜是可以扦插的。我听后这么说,更是吃惊,从小就吃苦菜结识,居然不知道这位“老相识”还能扦插成活。

回到家中,我按照老家的做法,把苦菜叶子摘下,用水焯过,碧绿的一盘苦菜,加上佐料,细细一品,淡淡的清香,口感滑润,着实滋味不错!看来,时代真是变了,当年山里最普通的苦菜,居然成了今日城里人难得的美味佳肴!

我的爱人在屋顶花园里扦插下苦菜的茎,一截一截有三寸来长,像扦插红薯一样种在花盆里。在我们期待的目光中,不到十天,苦菜果然发芽,长叶,它们在五颜六色的花卉中,是那么普通,而我却觉得它们那么熟悉亲切。看来,我和苦菜有缘——陪伴我走过那些难忘岁月的苦菜,隔了半个多世纪,又来看望我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老朋友,还给我送来绵绵的问候呢!

痕迹

●向日葵

初夏,我到新疆旅行,粗略地在北疆绕了一圈后,决定到吐鲁番转转,再回厦门,因为伊犁昭苏实在太凉爽了,如果从伊犁直接回厦门,就像穿越两个季节,若从吐鲁番回到厦门,我估计自己比较适合……

于是,顺着天气慢慢变化的线路,我从昭苏到新疆,再经独库公路南段到库车,接着从库车到吐鲁番。到了吐鲁番站,狂风呼啸,难道铁扇公主的芭蕉扇起来了吗?这威力也太大了!气温骤降,不热。

从吐鲁番火车站到市区还有四五十公里,我在火车站的小旅馆休息了几个小时,然后打车去市区。这时,我明显地感觉到热,和司机说及天气,司机说:“这几天很凉快,还不到40摄氏度,前几天我在户外测过温度,52摄氏度。”司机的话瞬间刷新了我对“热”的认知,一